

LAOSHEZHISICAIFANGSHILU

傅光明 采写

老舍之

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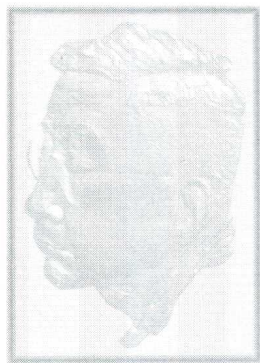
采访实录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傅光明采写

老舍之死采访实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傅光明采写. -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2

ISBN 7-5043-3313-1

I. 老… II. 傅… III. 老舍-生平事迹 IV. K8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170 号

老舍之死采访实录

采 写:	傅光明
责任编辑:	李晓霖
装帧设计:	郭运娟
责任校对:	陈丹桦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66093580 66093583 68013201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3313-1/I·46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太平湖的记忆

——老舍之死采访手记

傅光明

“老舍之死”无疑是个沉重的话题，这个事件所提供的文化思想内涵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著名文人的自杀。反省、思考“老舍之死”，也不仅仅是分析老舍自杀带给人们的启迪，更重要的在于透过“老舍之死”来折射反思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思想进程中某些原生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今天的知识分子同样是重要的。采写“老舍之死”的初衷，正是想探寻挖掘一点原生态的东西出来。

能偶然采访到季羡林先生，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采访完钱理群老师，骑车沿未名湖转悠，竟与在后湖畔散步的季老不期而遇，访谈时间不过一刻钟，却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震荡。在谈到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的选择时，季老问：“这个你懂不懂，我不知道。”我说：“我懂，也知道。”季老凝神望着远方，以平缓而略带沉重的语调说：“你不一定全懂，你太年轻。”该懂的不懂，不光对年轻人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忘记历史可能会重蹈覆辙。这也是为什么季老希望像“文革”这样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性的闹剧，在中国是空前

的，也是绝后的。但老人没有把握，他说：“如果不接受这个教训，我不敢说‘文革’不再出现。野蛮的水平，不讲理的水平，随意说是说非的水平，恐怕要超过上一次。‘文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一个伟大的民族干下这样的蠢事，真是难以想像的。”

芦苇丛生，充满野趣的太平湖填平了，旧址上建成了北京地铁总站。一代文豪老舍先生悲剧人生终点的地方，成了城市交通命脉地铁的始发站。如果“老舍之死”能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变成人们开始美好生活的起点，太平湖倒也可以安息。但每个人的心中保留哪怕一小块太平湖的芦苇，并不是有害的。老舍和太平湖已是一不可分的整体，成为历史的永恒记忆。每天乘地铁的人们，恐怕没谁想过地铁是由老舍殉难的地方首发的吧。到了苹果园当然就是终点了。这样单调的周而复始的轮回，难道还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而悲剧往往就是在麻木茫然的轮回中发生的。这样的教训还不惨痛吗？人们按照规定好的路线去挤一趟车，出了事故就是整体的悲剧。因为车一旦开起来，就会到站才停。而“文革”这趟车是到站也横冲过去，直到出了轨，车毁人亡，酿成了民族的大悲剧。车上人死得很多，有的连名姓都没留下，老舍几乎是众多文化死难者中最特殊的一个，人们记住了他。可据说直到今日，在太平湖旧址，连个老舍殉难的碑志都没有。我们切不可把自己心灵里的太平湖填平，切不可忘记“老舍之死”，至少乘坐地铁的时候，脑子里不要一片空白。采写这么个沉重的题目，我是想尽一份绵力，努力把老舍先生的死作成一页活的历史。采写内容主要有以下三块：

一、关于老舍解放后的创作

大体上有三种意见，第一是第二次创作高峰说，认为老舍

2025/6P

几乎是现代作家中惟一的例外。像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大作家，解放后便没有像样的东西拿出来。而老舍尽管也写了许多不成熟的作品，但他毕竟留下了《茶馆》、《龙须沟》和《正红旗下》。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老舍写的是自己熟悉的有体验的生活，而且所有的生活又都发生在他所最熟悉的北京。如果离开这一点，再有才华的作家恐怕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像老舍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奔赴朝鲜前线采访写成的《无名高地有了名》就不成功。再像《青年突击队》那样的作品，根本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应景之作。《西望长安》更是碍于当时某些中央领导的情面不得不写的败笔之作。

第二种意见多以学者为主，即认为老舍解放后虽也写出了《茶馆》、《正红旗下》那样的杰作，但总体上已没法同解放前的创作相较，似乎只有从《正红旗下》才能看到那个写出过《骆驼祥子》、《离婚》、《牛天赐传》、《四世同堂》的老舍的影子。可惜随着老舍的投湖，《正红旗下》只留下个颇有韵味的开头，便令人遗憾地嘎然而止了。老舍解放后主要是凭了一股政治热情在进行写作，甚至有些时候与自己早年在《文学概论》里提出的创作原则相违背。他那么拼命，那么疯狂地写，难道不知道艺术规律是什么吗？但他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老舍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一个出身贫苦极具艺术家气质的作家，是个对未来抱有憧憬、幻想的理想主义者。他想的是怎样与新中国和新时代合拍，通过自己的艺术劳动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巴金、曹禺等都是如此。但热情对艺术来说不能起决定作用，热情远不能和成功的作品划等号。在这一点上，老舍是幸运的，幸运在于他以热情投入的是他太熟悉的生活，所以他的《茶馆》是成功的，曹禺的《明朗的天》是失败的。老舍毕竟是位自觉的艺术家，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茶馆》的主题与

政治“可就配合不上了”。

第三种意见则来自于我在采访中碰到的未尝过“文革”滋味的青年学者，有的已完全跳出了那些经历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文人学者设身处地为老舍着想的光圈，从纯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分析《茶馆》和《龙须沟》，认为都是主题先行的浅薄之作，这与以上两种意见形成强烈的反差。他们感觉那个才华横溢，在现代文学史上无双的老舍在建国后已经心死了，他无法再创作与他原来水平持平的作品了。有人觉得写《龙须沟》那样的作品，根本用不着老舍那样的才华。

二、关于老舍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角色

老舍 1950 年回国以后，眼见生活比解放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一切全都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故而他全身心地以自己的写作才华去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在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以后，更是在政治热情的无形驱使下写了许多遵命的文字。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他自己又是穷苦人出身，他觉得天生与共产党是相融的。他绝对相信党，所以对于 50 年代党所发动的政治运动，他是由衷地拥护，并且教导青年人如果想走文学道路，一定不要脱离火热的斗争生活，他好像还写过一篇《毛泽东文艺思想给了我生命》。

关于老舍解放后积极参加诸如批胡风、反右等政治斗争，大体有两种看法：一为真诚说，二为敷衍说。

持真诚说者，大都以为老舍是个大作家，不大懂政治，只是单纯地凭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响应党的号召，惟恐自己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因此，不论批胡风，还是反右，甚至到“文革”，他都是抱着积极参与的初衷投入的，发言、表态也都是诚恳的。

与此说相较，似乎敷衍说更站得住脚。持这种观点的觉得

老舍是个很场面的人，而且他回国时已有 50 岁，经历的沧桑世事，已使他不可能像毛头小伙子一样稀里糊涂地被政治迷魂汤灌醉，凭着一时冲动就挥拳出手。他写完《龙须沟》以后，被树为文艺界的样板，这实际上是把钉在了一个十字架上。他经常陷于一种尴尬无奈的境地，什么都要他表态，要他以“人民艺术家”的姿态进行宣传。他无法摆脱这些，何况政府对他很厚，不仅有经济待遇，而且还有自由选择职业的空间，难怪梅娘说过：“老舍被政府养起来了。”但老舍事事洞明人情练达，他深知上面派给他场面上迎来送往的差使，只是些口吐八股的应酬。他不得不在希望保持自己的写作独立性和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之间尽量周旋和敷衍，使出浑身解数以求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所以他在批斗会上的发言、表态，绝不是有些文人惯常使的那种落井下石刺刀见血的大批判，而是一种走过场的应景之作，且仍不失他特有的幽默风范。王蒙先生清楚记得，老舍在会场上批谁时全都称对方“您”，语调是平缓儒雅的。再者，老舍身上有满族人仗义和爱面子的秉性，上面请他出马表态，他便碍于情面，不好不从。若非如此，就不大好解释老舍在批完吴祖光之后，尽量接济新风霞。梅志老人在回忆老舍当年批胡风时，明显感到老舍是在应付。后来，当胡风和梅志在狱中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深深感叹这个社会竟连老舍这样的好人都容不下。

三、关于老舍到底是在何种心境下投湖自尽，大体有三种说法：一是抗争说，二是绝望说，三是无法承受说。

持抗争说观点的人是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湖相提并论，将他的死赋予相当高的意义，认为代表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文人“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是“文革”这页黑暗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他们认为老舍性情刚烈，正直的

品行使他对林彪、康生等毁灭文化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他要用死来表明自身的洁白和对污浊世界的蔑视，与屈原一样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舍身取义。

绝望说指出当时老舍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首先，一个作家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他自身作为一个文人的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老舍在艺术上的感受力是极其准确敏锐的，他对自己的作品肯定自有评价。他那样拼命写作很可能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挣扎。进入60年代，老舍写作的速度放慢了，是不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力不从心了呢？还有，我党对老舍这样知名的无党派人士一向采取两种策略，一是给官，二是安排，即给他们一些没有实际权力，但又在场面上忙得没有自己业余时间的名誉性职位。郭沫若、茅盾无不为此烦恼。老舍也是如此，大会小会，各项规定号召都要他表态，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静下心来将自己调整到一个良好的创作状态，但又无从抱怨。表面上看他是北京市文联主席，与当时张恨水等一批作家大不相同，能够拿到国家俸禄，衣食无忧又受人尊重。但是老舍此时已是饱经社会风雨洗礼的老人了，他一天天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为了给一个晚辈找份差事，他亲自跑到文艺口各个机关寻求帮助，但是行政体制并没买他的账，实权的掌握者并不因为他写了《茶馆》就给他面子。还有一点，老舍向以“文牛”自誉，他的自由自在是因为天天能写一点，到一点也写不出的时节，他就成了世上最痛苦的人，他就失去了自己，自由与闲在都受着时间的煎熬。当然，这些内心痛苦并不足以使他下决心离开人世。直到“红色八月”红卫兵冲进北京文联对他进行当众侮辱和毒打，在孔庙进行“焚书坑儒”，老舍的绝望才达到顶点。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他失去了精神家园，这个世界已无可留恋。那么一个爱体面，懂幽默，

总是力争上进的老舍终于疲惫而绝望地走上他为笔下许多好人安排设计的出路。

认为老舍是因为太脆弱，承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的人都是被历次政治运动折腾苦了的人。因为，若是命运浮沉、人情冷暖经得多了，对自杀这种行为本身便产生置疑：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与所承受的痛苦本来就是对等的。老舍在国共谈判期间便为共产党做了许多事，1950年从美国回来也是受周恩来的力邀。有了这层关系，他在政治生命上一直一帆风顺，人人尊敬他，到处捧着他，等待他的总是鲜花和笑脸。突然，阴错阳差地，老舍被辱骂声包围了，而且是那些个还不懂事的孩子，竟在政治鼓噪面前，将人性退给兽性，野蛮地毒打他，把他安身立命引以为荣的创作不容辩解地污为罪名。邓拓、齐燕铭都自杀了，他和周恩来失去了联系。到处是狂热的喧嚣，“红色海洋”咆哮着将他的自尊和信心击得粉碎。此时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是非常自然的，他没有承受住命运的打击。

书稿要付梓出版了，心里没有半点释然，反觉得采写工作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冰心、曹禺、端木蕻良和我的恩师萧乾先生已经故去，尤其冰心、萧乾二老把我视为他们的小友，平日里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真叫我心酸落泪。书中记下与他们的访谈，也算一种别样的纪念吧。此情可待成追忆！夏衍、骆宾基和杨沫三位老人，本已联系好采访，却没过几日竟噩耗传来，只得在书中附录一篇骆老怀念老舍先生的文章。

感谢书中所有的受访人，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配合，此书的内容不可能那么丰富厚实；感谢巴金先生、季羡林先生和林斤澜、王富仁、舒乙、李辉几位先生，同意将他们的大作收入，以光篇幅；另向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二老的家人致谢；还要感谢白桦、冯英子、何满子、王火，以及旅美的彭歌，旅加的梁锡

华和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先生接受了我的信访。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三位女性：一位是我的朋友，中央电视台的编导洪眉。六年前，是她来找我，想拍一部反思“老舍之死”的文化专题片，使我萌生了采写此书的念头。1994年以前的采访，都是我们一起完成的。回忆在一起采访拍摄的日子，至今仍觉得美好难忘；第二位是我的妻子郑实，她不光一人在机房把录像带上的声音转到录音带上，后来还以六甲之身把我的采访录音整理成厚厚的采访笔记。这本书是我俩爱的记录，也是我俩爱的纪念。我俩的宝贝女儿已经满月了，真巧，老舍先生的百年诞辰正是她新生命的起点。我不想赋予什么特殊的含义，只是希望我的女儿在下个世纪别再经历“文革”这样的悲剧。想想这其实不是哪个人的事情，而应是整个民族的忧患所在。也正因为此，我要把这个题目继续做下去；第三位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李晓霖女士，没有她那么认真地讨债，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本书的出版还要拖后。现在，书终于可以在老舍先生1966年8月24日投太平湖的忌日前出版了，心中多了几许慰藉。在此，我想再深情地说上一句：

老舍先生，您安息！

1999年5月30日于团结湖

谨以此书献给老舍先生
诞辰100周年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傅光明

太平湖的记忆

——老舍之死采访手记

1

亲历 见闻

胡絮青

周总理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一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3

舒 乙

他的死是绝对必然。我特别可怜我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悲伤 14

附录一 老舍最后的两天 20

附录二 老舍之死和舒乙的人生选择 38

草 明

自杀的好多，不过是他有名气 46

王松声

我亲耳听到老舍问我：“松声，这怎么回事？” 49

葛献挺

他没死在孔庙，是我下令把他赶快提前送回来的 49

曹菲亚

老舍当时为什么不躲开，现在也觉得是个谜 60

黎 丁	讲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是很兴奋的样子，很激动	74
葛翠琳	依老舍先生的性格，在“文革”这么剧烈的运动里，自杀是必然的	80
苗稼全	他做了大量团结文艺界的工作，据说他是抱着他的著作跳了太平湖	91
林斤澜	老舍对政治完全外行，对制度的思考并不多	95
	附录一 “红八月”的“八·二三”	102
	附录二 《茶馆》前后	115
张林琪 白瑜	我所经历的“八·二三”	124

思考 反省

巴 金	怀念老舍同志	129
冰 心	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	137
曹 禺	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	142
萧 乾	被逼得自尽的，与他杀有何区别！	149
端木蕻良	老舍之死是“文革”中一个悲哀的插曲	152
	附 录 怀念老舍	158
骆宾基	纪念老舍先生的几句话	164
施蛰存	为了迎合政治的需要改作品，就去掉了一个作家的身份	169
柯 灵	老舍先生的死可以看做是一个作家人格的体现	174
季羨林	老舍的人格是站得住的，要不，也不会去投太平湖	177

	附 录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181
黄 裳	老舍解放后一直是一帆风顺	186
王元化	假设老舍活到今天,他会对自己一生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189
梅 志	胡风说:“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	196
王 蒙	老舍一辈子没受过这样的侮辱,他无法咽下这口气	198
邵燕祥	最后他彻底绝望时,只能选择这条路	208
张 锬	老舍的死是宁死不屈	213
从维熙	自杀需要勇气,自杀是另外一种勇敢,老舍先生就是这样	220
苏叔阳	他热爱的文化被摧毁了,还不准讲理,只有死了	232
赵大年	老舍和周恩来断了线,他不理解了	243
邓友梅	连老舍都这样了,除去紧跟江青的人,文化界留下什么人	254
严家炎	老舍之死我认为激愤是主要的,悲观绝望也有些	270
钱理群	“焚书坑儒”把老舍逼到绝路上去了	277
杨 义	自杀是一种抗议,沉默地活下来也是一种抗议	289
王富仁	老舍一死惊天下——老舍印象	295
李 辉	消失了的太平湖 ——关于老舍的随感	309
叶 辛	老舍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祖国和人民的悲剧	335
丁 东	老舍这人,一辈子没受过屈辱,怎能忍	

	受“文革”这样的屈辱	338
邢小群	这件事对中国教育的反思太有意义了	338
	在老舍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采访	349
白桦	老舍之死是他性格的必然	352
冯英子	老舍的死，是中国的悲剧，特别是中国	
	知识分子的悲剧	353
何满子	再没有比舒先生的遭遇那样更能显示那	
	时的权力中心的真面目了	354
王火	他是用死来表白并抗议	356
梁锡华(加)	未能在生死关头以幽默眼光看世情	359
彭歌(台)	老舍之死，惨绝人寰	360
金介甫(美)	他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牺牲品之一	362
逸冥	老舍在“文革”初期去世，倒是一个完	
	满的人生句号	364
	附录 他是一个悲剧	
	——作家、读者说老舍	370

老舍笔下的水和死

老舍笔下的水	379
老舍笔下的死	387
附录一 诗人	395
附录二 我的母亲	398

亲历

见闻